

● 中国东北边疆历史文献丛书

刘立强 韩 钢 刘海洋◎主编

[明] 李 辅◎纂修

韩 钢◎点校

全辽志



科学出版社

北边疆历史文献丛书

韩钢 刘海洋 主编

辅修

点校

全辽志

科学出版社
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《全辽志》是明辽东巡按御史李辅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编纂的辽东地区地方志，也是现存东北地方志中成书最早者之一。本书以任洛修《辽东志》为基础，依据“统紊昭晦，剔芜缀遗”的原则，重做编排，并补充了任志成书之后约三十年间的珍贵史料。

本书体系完备，资料宏富，为治明代辽东史者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。现细加校点，以期为高校文史科师生提供一种更为便捷的阅读体验，助有意者一臂之力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辽志 / (明)李辅纂修; 韩钢点校. —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16.9
(中国东北边疆历史文献丛书)

ISBN 978-7-03-049928-8

I. ①全… II. ①李… ②韩… III. ①辽宁-地方史-史料
IV. ①K29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0275 号

责任编辑: 陈 亮 宋开金 耿 雪 / 责任校对: 张小霞

责任印制: 徐晓晨 / 封面设计: 八度出版服务机构

编辑部电话: 010-64005207

E-mail: chenliang@mail.sciencep.com

科学出版社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6年9月第一版 开本: 720×1000 B5

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: 41.5

字数: 520 000

定价: 92.0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)

中国东北边疆历史文献丛书

编 委 会

主编：刘立强 韩 钢 刘海洋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蒋立文 吕 萍 郑春颖 姜维东 桑秋杰

李慧娟 何海波

《全辽志》导读

现存最早的一批东北地区地方志，当推明代官修《辽东志》及《全辽志》。《辽东志》成书于正统八年（1443），此后虽经景泰元年（1450）、弘治元年（1488）、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历次重修，至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，新任巡按御史李辅仍“病旧志舛讹脱落，乃开馆编次”，并更名为“全辽志”。

《全辽志》与《辽东志》的区别

李辅这次“重修”，与此前诸次大有不同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：

其一，变更体例。《辽东志》书分九卷，设建置沿革、分野、疆域、城池、里至、山川、形胜、坊郭、屯堡、烽堠、土产、贡赋、户口、学校、军卫、廨宇铺舍、坛场、寺观、桥道、驿程、宦迹、人物、杂志和诗文凡二十四目。李辅则将以上内容重做归并，设图考、沿革、山川、赋役、边防、兵政、马政、职官、选举、宦业、人物、典礼、风俗、方物、祥异、古迹、杂、艺文、外，凡十九志。

其二，与时增补。作为后修方志，李辅所修《全辽志》增加了嘉靖十六年以降约三十年间辽东人事、军事、诗文等方面的内容。如，职官志新增巡抚、巡按、户部郎中、镇守总兵、分守道、分巡道等五百四十六人，选举志新增进士、举人、岁贡等三百六十六人，总计九百三十人。从金毓黻先生提到的所谓“袁氏”、“大连”、“吴氏”三本的异同来看，这项工作李辅之后仍在继

续，渐有增补。

军事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注意。《全辽志》卷三职官志收录了嘉靖十六年后辽东添设的一些职官，并具载其增设时间及历任姓名。其中包括：开原兵备（嘉靖十九年设）、锦州守备（嘉靖二十六年设）、分守宁前参将（嘉靖二十六年设）、沈阳游击（嘉靖二十二年设）、分守海盖参将（嘉靖二十八年设）、金州守备（嘉靖三十年设）、入卫游击（嘉靖三十一年设）、镇静堡守备（嘉靖三十九年设）、清河守备（嘉靖四十年设）、宁前游击（嘉靖四十年设）、镇武堡游击（嘉靖四十一年设）、宁前兵备（嘉靖四十二年设）及驻扎险山参将（嘉靖四十三年设）。可见战略重点渐向辽河以东倾斜，且洪武、永乐年间的战略优势不再，而转向防御态势。与此相比，《明实录》里仅存宁前兵备、沈阳游击和镇武堡游击的设置时间，其他职位均付阙如。《全辽志》记载历任宁前兵备十五人，《明实录》仅涉其七；历任开原兵备二十六名，见于《明实录》者更低至六名，可见这些原始记载之可贵。

《全辽志》卷三选举志记载辽东武举一百四十八人，其时间分布颇堪揣摩。从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到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三十年内十科仅五十八人；而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至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，二十八年内九科便猛增九十人，其中嘉靖四十四年一年便收二十人。其时辽东边防局面之日趋紧张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其三，内容裁汰。《全辽志》也从《辽东志》中删除了一些内容，这主要集中在职官、宦业、选举、人物四志所记人物方面。如删除了明朝以前的人物一百八十二人，其中辽金元三朝就占一百三十三人；在明代人物方面，删除了二百九十四人，其中包括全部“镇守内宦”、“分守内宦”、“监枪内宦”、“太仆寺寺丞”、儒学“教授”和“训导”、“马市官”、“带俸都指挥”、“例贡”、“封赠”名单，共涉及一百九十五人。

李辅删除《辽东志》所载名单的原则，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：

一、不录裁撤官职。如“镇守内宦”名单，因“嘉靖丙申广宁失事取回”而删除；“分守内宦”名单，因“嘉靖己丑年革”去此职而删除，其他“监枪内宦”、“太仆寺丞”等类此。

二、不录恩荫纳粟。所谓“带俸”武官，多出于恩荫和纳粟，于国事无补。李辅删除“带俸都指挥”名单的原因可能在此。同理，恩赏官员父母妻室的“封赠”、同于恩荫的“任子”和纳粟而来的“例贡”名单被删除。

三、不录七品以下。《全辽志》保留的《辽东志》所记职官有：巡抚，巡按，户部郎中，总兵，分守道，分巡道，兵备，行太仆寺少卿，苑马寺卿，副总兵，参将，游击，辽东都司掌印、管屯、局捕，都司经历司经历、都事，都司断事司正断事、副断事，守备，备御，管粮通判，安乐、自在二州知州，可见其中品秩最低的是都司经历司都事（正七品）和都司断事司副断事（正七品）。《全辽志》未采用的《辽东志》所记职官有：苑马寺主簿（从七品）、苑马寺监正（从九品）、儒学教授（从九品）、儒学训导（未入流）、马市官、安乐州吏目、自在州吏目等。巡按御史虽然只有正七品，但号称“代天巡狩”，地方官员均是其考察对象，事权颇重。李辅便很自然地将正七品定为取舍标准，删除了其下“不重要”的任官名单。

以上三个原则，《全辽志》中并未明言，实属笔者据现象揣测而来，但可以涵盖李辅所删全部职官。仅从这三个原则来说，《全辽志》虽然对《辽东志》所载有所舍弃，但对于明代辽东研究来说，并无实质性的损害，不足诟病。

关于本次点校的底本与对校本

金毓黻先生《校印全辽志叙》称，编印《辽海丛书》时已知《全辽志》



有以下版本：①沈阳王氏藏明刊蓝印本，当为初印；②北平图书馆藏明刊本；③日本红叶山文库藏本；④辽阳袁氏（袁金铠）在旧京购得钞本（以下简称“袁氏本”）；⑤大连图书馆覆钞红叶山文库本（以下简称“大连本”）；⑥江宁吴氏（吴廷燮）所藏钞本（以下简称“吴氏本”）。遂由高凤楼、许麟英二先生取袁氏、大连、吴氏三钞本对校，采活字版《辽东志》参校，并撰《校勘记》附于《全辽志》后。此外，“满洲文教部”1934年曾据“辽阳袁氏藏本”出版过油印本。

由于条件有限，这些版本笔者均无缘得见，只能以《辽海丛书》本为底本。这个版本曾经高凤楼、许麟英二先生仔细校勘，其《校勘记》详细记载了修改依据和《全辽志》、《辽东志》之间尚待辨析的不同之处，总计达八百余条。因而，《辽海丛书》本不啻为目前《全辽志》校勘最严谨的版本，庶可弥补笔者能力上的不足。

笔者后来又得到一部《全辽志》写本的电子版（以下简称“写本”），可以聊补对校本不足之憾。该写本分六册，与《辽海丛书》本比较，未见残缺。写本每册首页钤“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”、“燕京大学图书馆”朱印两枚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六字，注文双行小字，无版框栏线。此本天头处时有朱笔改正误字，依据笔迹分析，校改者与抄录者并非一人。

检其内容，多与袁氏本同。如，书首有王之诰《重修辽东志序》，龚用卿、董越两道《重刊辽东志书序》及毕恭《辽东志书序》。又如，巡抚讵于张西铭，巡按讵于李辅，镇守总兵讵于佟登，分守道讵于张邦土，分巡道讵于何荣，宁前兵备止陈绛一人，开原兵备讵于黄九成，驻扎辽阳副总兵讵于韩承庆，分守宁前参将讵于李思忠，分守海盖参将讵于王朴，掌印讵于张子鲸，管屯讵于赵斌，局捕讵于管儒，广宁驻扎讵于张南，岫岩抚民仅郑孝一人等。

写本与袁氏本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。如高凤楼、许麟英《校勘记》称，全辽总图“原图分上下二页，曰‘全辽总图上’，曰‘全辽总图下’”，而写本则无“上”、“下”字样。《校勘记》称该图中“散羊峪堡”误作“散旱峪堡”，“丁字泊堡”误作“丁家泊堡”，写本则不误。《校勘记》称图志考辽阳镇节北城注“附筑土城”误作“附筑大城”，西关注“温景葵”误作“温景蔡”，写本亦不误。凡此多有，不赘述。

除具体字样之外，写本与《辽海丛书》本《全辽志》在编辑次序上也有差别。在图志考中，写本叙述每城所置机构的次序大致为：都司及其下属机构（含书院、儒学等教育机构），察院及下属机构，苑马寺，太仆寺，仓库、驿站等其他机构。而《辽海丛书》本的顺序则是先叙该地都司、察院系统首脑衙门，次叙书院、儒学等教育机构，再将其他机构罗列于后。统而言之，写本体例以部门划分为经，以行政隶属关系为纬；《辽海丛书》本之体例则以级别高低决定叙述次序，并提高了教育部门的优先级别。

任何一本书籍的前后次序都不能随意修改，否则必然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，本书也不能外。试举一例：在“广宁前屯卫城”一节中，“前屯备御公署”注云“在儒学东”。在写本中，该条上接“儒学”条，此时以儒学为参照物，地理方位叙述清晰，不会使读者茫然；而在《辽海丛书》本中，该条位居儒学条前，儒学的地理方位既未言明，却以儒学为参照物进行表述，读者阅读至此，恐怕会不知所云。从这个比较可以看出，写本的次序应该更接近《全辽志》的原貌。

前文已述，李辅更订体例，将《辽东志》的可取内容再次编缀成书，形成了《全辽志》。此次编修的主要工作，就是将《辽东志》中分立于各门的资料，依据所处城郭重新编辑，并补充《辽东志》成书以来的新资料，使各级官



员能对治下的各方面情况一目了然，以期达到“统紊昭晦”的目的。从这一出发点来看，写本以部门划分为经，以隶属关系为纬的编辑方式，似乎更符合李辅纂修《全辽志》的原意。

至于《辽海丛书》本对正文次序的调整，是出于袁氏本、大连本和吴氏本的共同表现，还是金、高、许三位先生集体或个人做出的选择，限于现有条件，实在无法做出明确判断。

写本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。在职官志和选举志中，罗列了大量的名单，包括某官职的历任官员和历次科考的取中人员。在每一名单的末尾，誊写者并不直接抄录下一名单，而是另起一纸再作缮写。即便如“宁前兵备”名单，仅录一人，区区十一字，也独占一叶，留下了非常富裕的空间。笔者未见袁氏本等其他钞本，不知它们的情况是否与此类似。至少，写本的誊写者曾有将其渐次增补的打算。

结语

《全辽志》点校本付印在即，在此感谢姜维公教授、刘立强教授对我这个历史学门外汉的信任、支持和鼓励，感谢科学出版社给予本书出版机会，感谢责编为本书付梓做出的种种努力！

本人对历史学一窍不通，明代官制、地理更一度令我茫然，如今虽稍有头绪，但限于个人水平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。我已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，乞方家不吝指正为盼。

韩 钢

2016年4月6日于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

点校说明

①本次点校《全辽志》，以辽海书社 1934—1935 年《辽海丛书》铅印本为底本。

②本次点校《全辽志》，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间写本为对校本，简称“写本”。

③底本书后有《〈全辽志〉勘误表》一份，现据以改正原文，不再出校。

④辽沈书社 1985 年影印辽海书社版《辽海丛书》时，附有李文信遗注、李仲元整理的《李氏〈辽海丛书〉批注》，现将其中与《全辽志》有关的部分摘出，标题改为“《全辽志》批注”，附于书后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⑤本次点校遵循现代汉语规范，对原书中的用语，确需更正的，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说明。

⑥对原文中出现的通假字仍按照原字形在文中列出；对原书中出现的词语混用的情况不做改动；对当时通用的词语、数字及语法表达形式，一仍其旧，个别产生疑问的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说明；对原文中出现的脱字、错字、别字、衍字等也以脚注的形式标出，并提出点校者个人修改意见。

⑦对原文中出现的当时的地名、民族名称、官职名称、人名等仍保持原貌，有歧义者以脚注予以说明。

⑧原文中字迹漫漶者尽可能查证相关史籍补充完善，不能补充者以口代之。

校印《全辽志》叙

《全辽志》者，《辽东志》第三次之续修本也。何以明之？《辽东志》始修于正统八年，成于弘治元年，续修于嘉靖八年，成于十六年。卷首冠以始修及重刊诸序，而《全辽志》悉取而载之。此即续修之明证也。嘉靖四十四年，巡按御史李辅病旧志舛讹脱落，乃开馆编次，越六月而志成。观其凡例，于旧志纲目多所更定，大异于前次之续修，故易名为《全辽志》。此又可考而知也。《辽东志》与《全辽志》俱著录于《明史·艺文志》，所称李辅《重修辽东志》十二卷，即今本之《全辽志》。卷首诸序仍用原本，读者不知细检，故以《重修辽东志》称之，非别有一本也。《辽东志》传本甚少，清代诸贤于全谢山外罕见称引。惟《全辽志》则以钞本流传，海内各大藏书家多有之。近年沈阳王氏在旧京得一明刊蓝印佳本，当为初印；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明刊本，合以日本旧红叶山文库所藏，盖有三矣。辽阳袁氏在旧京购得钞本，余尝取与大连图书馆覆钞红叶山文库本互校之，始知其职官一志，大连本尚增多于袁氏本。江宁吴向之先生又以所藏钞本互校，则又增于大连本者甚多。例如巡抚，袁氏、大连两本俱讫于张西铭，而吴氏本则增魏学曾以下十七人。又如巡按，袁氏本讫于李辅，而大连本则增李叔和一人，吴氏本则更增蔡应扬以下二十八人。又如镇守总兵，袁氏本讫于佟登，而大连本则增王治道一人，吴氏本则更增李成梁以下十人。其中如李成梁，凡两任总兵，吴氏本录至李氏复任时止，其它分



守、分巡、兵备诸道及诸职官，皆递有所增。大抵袁氏本为初修，故录巡按讫于李辅，其后则有数次之覆印，每次覆印则递有增益。据铁岭李氏谱系，万历二年甲戌，李成梁初任镇守辽东总兵官，十九年辛卯解任，二十九年辛丑复任，三十六年戊申再解任。又，按吴向之先生《明督抚年表》，嘉靖四十五年，辽东巡抚以魏学曾继张西铭，讫至万历三十七年九月李炳，凡十七人，姓名皆与北平本合。由是推知，吴氏所据本之覆印其在万历三十六七年之间乎？是时上距嘉靖四十四年初刊之日，已四十馀年矣。然大连吴氏所据两本只可谓之覆印，不谓之重修，盖覆印时仅将职官一志续有所增，其它则一仍其旧。持此一端证之，故知其非重修也。余所见之二本，皆于一简之内讹误满纸，恐明刊本即亦如是。是李辅所谓旧志舛讹脱漏之病，《全辽志》仍不能免，抑尤甚焉？大连本缺第一卷，余既按袁氏本为之钞补，复假大连本与袁氏本互校，讹误多所是正。卷首旧序并为刊落，以别于《辽东志》。高君韵涛、许君逵九，复以《辽东志》勘其违异，别作校记，附于书后。于是诸本之异同，可以一览而得之矣。

辽阳金毓黻识

《全辽志》叙

余抚辽之明年甲子秋，侍御近台李君奉命来按辽，至则涤烦苛，崇大体，周历境内，询民疾苦，综核吏治，又数条上便宜事，皆中肯綮，有裨实务。边氓戴之。闲尝语余以辽志弗称，将图新之，未遑也。又明年春，余以承乏晋贰夏官还朝，而李君事亦报竣，需代者弗至，遂得以余力搜往牒，摭輿见，统紊昭晦，剔芜缀遗，历夏徂秋，而志告成，以书来京师征余序。余取而读之，首图考，次沿革，次山川，次赋役，次边防，次兵政，次马政，次职官，次选举，次宦业，次人物，次典礼，次风俗，次方物，次祥异，次古迹，次杂志，次艺文，次外志，凡十九篇。篇各有论著，以备经略，以垂法戒。其用心盖亦勤矣。顾余弗良于言，曷足以序君之志！然义弗得辞，则为之说曰：辽北拒诸胡，南扼朝鲜，东控夫馀、真番之境，负山阻海，地险而要。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，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。故其离合，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。然自魏、晋以降，其与中国离者什六，合者什四。至于辽、金、元，而沦没于左衽、腥膻之俗者，几五百年。盖其得之既难，而守之尤难如此。余尝读三史地志，见其树规拓图，画畛区野，大州小邑，交钤互锁，与内地埒。维我国家混一函夏，奄有万方，穷陬遐壤，咸置长吏，星分棋列，遍于寰宇。乃辽独划去州邑，并建卫所而辖之都司，何哉？边鄙瓠脱之俗，华夷杂糅之民，迫近胡俗，易动难安，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。我圣祖鉴古今之变，饬戎夏之防，因其利不易其

俗，齐其政不易其宜，恢疏网以顺民心，奋武卫以摄虏气，故其民安焉。二百年来，辽左之兵，尝为诸镇雄，人皆习虏轻敌而莫肯退畏者，岂非以法令宽简，人得自便，而无拘挛顾忌之虑哉？余昔来此，观其地形，察其谣俗，乃知我祖宗计虑深远，圣神之见，可谓度越千古矣。顾余有所深忧者，国家之建都与前代异。往者汉唐之都，皆在关洛。辽在当时，直边郡耳。今国家建都燕蓟，与胡接壤，则辽为京师左臂，所系尤重。迨夫大宁失险，山海以东横入虏地。且数百里一线之途，声援易阻，此其地形之异势如此。又近年以来，习尚颇移，法令渐密，建设日广，调发愈频。夫法令密则巧伪滋，建设广则气势分，调发频则士马耗。欲其利爪牙以捍腹心，岂不难哉？故密网裁而鱼骇，尉罗制而鸟惊，法令深而人恐。究观地形、民俗之异，宜仰溯祖宗建置之深意。则今日辽左之于国家，其所系轻重与其固圉绥怀之策，盖可睹矣。往余与李君计，李君心尝忧之，故今为斯志也，盖有弘远深沉之思焉。后之览者，不独以其文焉已也。

嘉靖乙丑冬十二月，赐进士出身、嘉议大夫、兵部右侍郎、前奉敕巡抚辽东地方兼赞理军务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郡王之诰撰

《全辽志》凡例

一、今志事宜，悉准旧志。但冗者删之，如郡名、操法、营图、长编之类；缺者增之，如星野、海道、障塞、马政之类。其它损益，咸是义焉。

一、旧志纲目近百，今约为十九。

一、辽阳按临，总会广宁，抚镇驻节开原，三面控夷，独当重地，故三城特用白书，以别于他城。

一、海道之通塞，辽人之休戚关焉，故特详其里道沿革，以备他日之考。

一、兵马十少四五，而营卫仍以原数称。盖军有定籍，马有定额，于法得清勾买补，故悉存之。

一、旧志爵命、使命，今悉省去，以职官概之。其大者书其名氏爵里，小者止列其衔，有异常之绩者则书名。

一、宦业，纪治行之善，以风来世。以世代先后为序，若入名宦者，则于传后见之，不别立款，省赘也。其世代稍近者，虽善不书，以俟论定。

一、人物，纪与宦业例同。

一、风俗，旧志甚略，今加详焉。

目 录

《全辽志》导读

点校说明

校印《全辽志》叙

《全辽志》叙

《全辽志》凡例

全辽志卷一..... 1

图考志 星野附 3

沿革志..... 42

山川志 关梁、海道附 48

全辽志卷二.....67

赋役志 岁运附 69

边防志 墩台 路台 路河 永利闸..... 97

兵政志 军器粮赏附 136

马政志 太仆、苑马二寺事 155